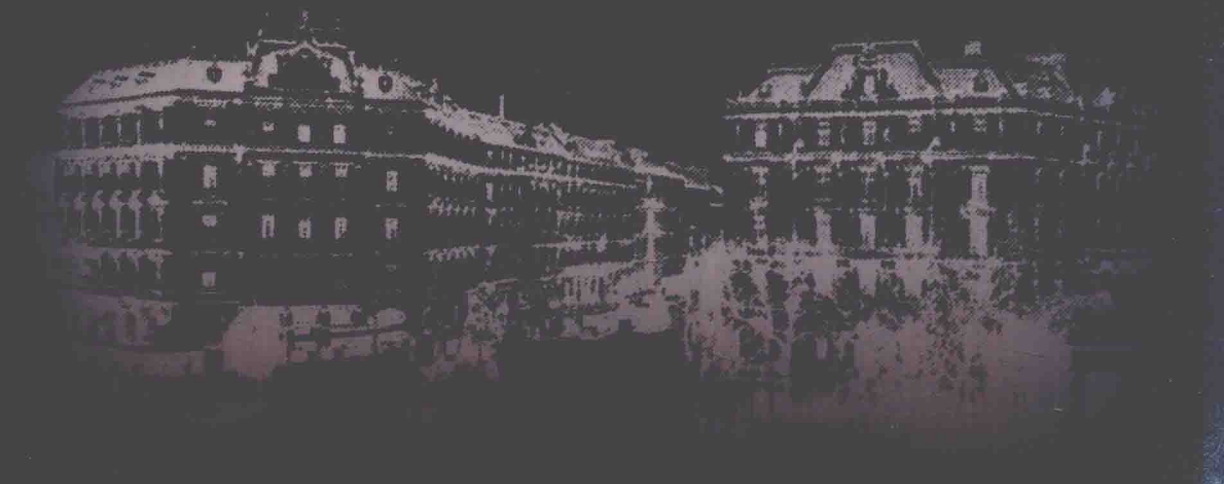


谍战风云系列

李惠泉 著

谍影迷城

DIEYINGMICHENG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谍战风云系列

李惠泉 著

谍影迷城

DIEYINGMICHENG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谍影迷城 / 李惠泉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1
ISBN 978-7-5034-8340-0

I . ①谍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6646 号

责任编辑: 窦忠如 蔡丹诺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—66173572 66168268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0.25

字 数: 285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本书以历史上真实事件为背景，以小说的手法进行了再创作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，请不要对号入座，特此声明。



I

1967年早春，莫斯科。

早上，太阳还没有升起，一个年轻男人在红场溜达。他穿着普通的工人衣服，抽着烟，看年龄不到30岁的样子，有一米八的个头。男人长得很威武、强壮，一看就是那种青春勃发的年轻人。从衣着打扮上可以看出，他是一名工人。早上的红场人不是很多，除了一些锻炼身体的老年人外，就是一些外国游客。那个时候的莫斯科，外国人很少，大多是一些自费来此旅游的专业人士，有昆虫学家、地质学家、考古专家，还有一些文化学者。他们的工作超出了政治的界限，政治在这些人眼里很陌生，他们感兴趣的是自己的专业。出生在英国伦敦的朱丽亚就是一位这样专业的地质专家。她50多岁，没有结婚，除了自己的专业，她几乎没有什么爱好。空闲时，听听音乐，已经是自己最大的奢望了。这次来莫斯科，她是想找到西伯利亚形成之谜。

“朱丽亚，我劝你还是放弃这次莫斯科之行，我听说，在那里每个人都在秘密机构监督之下，特别是我们西方人，没有自由，更没有权利。我怕你落入KGB的圈套。”这是她来之前，她的朋友，也是她的同学安德逊对她的警告。但是，已经决定的莫斯科之行，她毫不动摇。

“安德逊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，我不怕什么，我虽然没有结婚，但是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你放心，我除了去西伯利亚看看，哪里也不去。”朱丽亚一边收拾行李，一边跟他说着。

安德逊知道劝不动她，就告诉她，如果有麻烦，就找英国驻莫斯科商

贸处杰瑞先生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给他打了电话，他会给你提供帮助的。朱丽亚答应了，记住了杰瑞的电话，就出发了。她先去了蒙古，再从中亚来到莫斯科。在莫斯科同行伊万的陪同下，来到了西伯利亚，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考察，再从那里回到了莫斯科，准备休息几天回伦敦。

她有些累了，要休息几天。

伊万是她在世界地质学会年会上认识的同行，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教授，一个比她大两岁的专家。伊万给她买了几天后飞伦敦的机票，还要陪着她游览，她拒绝了，说自己懂俄语，想一个人好好放松几天，看看莫斯科美丽的景色。她住在红场附近一个叫“乌拉”的饭店。这天，她很早就醒了。年龄大了，朱丽亚每天睡觉不超过7个小时。醒了，就睡不着。她自己起来洗漱完毕就下楼吃了早餐。吃完早餐，她想去列宁墓看看，也许是太早了，她走出饭店门口就感到早春的寒意，连忙回去披了件羊绒外套，这才走了出来。朱丽亚第一次来红场，她看着占地9.1万平方米的广场，内心震撼了。她知道，在这个地方，发生了多少故事，说都说不清楚。红场的西面，是克里姆林宫的红墙，南面是教堂，北面是一座红砖银顶的博物馆。

她想在这个地方留下自己的倩影。

有个男人站在她不远处，看着她。

朱丽亚走了过去，用俄语说：“先生，可不可以帮我照张相？”男人惊讶，瞪着眼睛问她俄语为什么讲得如此好。朱丽亚笑着说，我在大学时自修过俄语、法语和德语，没有办法，我要去全世界。男人接过相机，问她是做什么的。朱丽亚告诉他，自己是一名地质学家，是来这里做专业考察的。她问男人，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，这么早就来到了红场。男人告诉她，自己叫尤里·什维茨，是一名射击运动员，刚从国外比赛回来，休息几天，就来红场看看。他还说，自己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。

“你的家不在莫斯科？”

“不在，我的家在列宁格勒。”

“嗯，那是一个好地方。”

两人一边照相一边聊了起来，一会儿就成了朋友。什维茨说，这几天

我也没有什么事情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成为你的向导。朱丽亚十分高兴。说太好了，有你陪同，我这次旅行会很愉快的。两人在红场拍了很多相片。什维茨带着她，参观了列宁墓，在庄严肃穆的红色花岗岩建筑面前，朱丽亚十分恭敬，虔诚地鞠躬，对这位伟大的革命者表现出一种崇拜。什维茨说，你们西方人还信列宁？她说我对列宁的人格十分尊重。他为一种理想献身的精神让人感动。随后，他们又参观了圣瓦西里大教堂、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、普希金艺术馆、新圣母公墓。一折腾，就到了中午。

他说你不反对的话，我请你吃饭。

“好啊！请我吃莫斯科传统的饭，我喜欢。”朱丽亚十分高兴。她因为这个年轻人的热情感动。什维茨带着她，来到一家饭店。这个叫白桦林的饭店不大，十分干净舒服。两人选了靠窗户边一个小桌子坐了下来。什维茨按照莫斯科人的饮食习惯，点了冷盘，土豆丁汤，还有各式肉菜和鱼。朱丽亚叫不出名字，尝了一下，感到特别好吃。吃完菜，服务员又上了甜点和咖啡。为了体会莫斯科风味，朱丽亚还喝了一小杯伏特加酒。她吃得十分愉快，饭后，对什维茨再次表示感谢。两人聊天，聊了很多。莫斯科的生活、文化，还有英国的文化、饮食习惯。话说了不少，两人从未涉及政治。他们都知道，莫斯科与伦敦是不同政治信仰的两个国家。

“谢谢你，我吃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我有些累了，如果方便，你明天再来吧，我还有一天时间。后天我就要走了，回伦敦去了。”朱丽亚站了起来，往外就走。

什维茨把她送到饭店。

“再次谢谢你。”她伸出了手。

“我们明天见。”他礼貌地握了一下就走了。

朱丽亚有些累了，回到客房洗了个澡，就躺下休息。

第二天，什维茨很早就站在饭店门口等她。

“哟！什维茨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，天有些冷。进房间暖和暖和吧。”她看了看天气，高兴地说，“看来今天的天气不错。我们可以好好玩玩。”她像个孩子，拉着他的手，就上了楼。

斯科之地最为愉快的经历。她告诉他，来之前，朋友劝我，说你们这里不安全，我看他错了，这个地方十分安全。她看着他的脸，说你就是特别热情嘛，陪了我两天。朱丽亚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和联系电话，再三叮嘱，如果有机会去伦敦，一定去找她。

“朱丽亚，我会的。”他说。

“什维茨，我比你大，叫我姐吧，我听了会很舒服的。我希望有你这样一个弟弟。”她牵着他的手，眼睛看着他。

什维茨犹豫不决。

“你不愿意？”

“愿意。”他点着头。

“那你叫我呀！我要走了，我要听你这声姐走了，我心里就踏实。当然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不勉强你。毕竟，我们来自两个国家，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。如果你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姐姐对你不利，那你就不要认了，我不想害你，真的。”她说得很真诚。

“姐。”

“嗯。”

朱丽亚伸出手，拍了拍他的手背。轻轻地，但十分温柔。她从脖子处摘下一条金项链，戴到了他的脖子处，告诉他，自己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他，这条项链，是自己生日之时，父母送给自己的，现在转送给他，做个留念。什维茨眼中含着泪珠，脸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。想伸出手，又缩了回来。缩回来了，又想伸出去。他身子有些发抖，而且抖个不停。她问他，你怎么了？他说我喝多了，一高兴我就喝多了，头有些不舒服。她说你去我房间休息一会儿吧。他答应了。朱丽亚就扶着他，往饭店而去。

回到饭店，什维茨躺在床上。

她去倒水。他转过身，轻轻地把一片白色的药片放入了她的水杯。



2

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红场的灯亮了。

什维茨睡了一会儿，起身说，“姐，我睡好了，我走了。”朱丽亚喝过酒，口有些渴，端起水杯就喝，一杯水全倒进了嘴里。她看他清醒了，笑着说，你要是觉得疲惫，就再休息一会儿，反正是在姐这里，没有关系的。什维茨说，我还真有些累，今天走得路太多了。要不，我再休息一会走。他对朱丽亚说，姐你坐吧，我们聊一会儿天。

“好呀！我喜欢和你聊天。”她坐下，看着他。

“姐，你告诉我，你这一辈子，真的没有跟男人谈过恋爱呀！我真的有些不相信。我们这里，也有不结婚的男人和女人，但是，他们都有性伴侣，你不介意我用这个词吧。”什维茨望着他，坦然地问。

朱丽亚说，我真的不介意。性，只是医学上的一个词。性交，也只是哺乳动物延续生命的一种行为。没有什么可吃惊的。他问，你作为女人，就没有这种需求。她笑了，告诉他，年轻的时候，在静寂的夜晚，我会有孤独和寂寞，那个时候，还真想。熬过去了，现在我什么都不想，真的。你要不相信，你脱了衣服，站在我面前，我没有任何反应。我的生命中只有地质学，只有那些石头。

什维茨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。

53岁的朱丽亚，已经进入女人的更年期，对性感到讨厌。跟他讨论这个问题，好像是讨论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一样。而28岁的什维茨，正是人生涨满风帆的时候。他一听对方的话，马上从床上站了起来，“姐，

话虽然是假的，对方却听得动容。

“弟弟，你是魔鬼啊！”她哽咽着。

“不，我是上帝。”

朱丽亚的身子在慢慢燃烧。

隐藏了 53 年的火焰，在他的引逗下，烧了起来，而且，大火熊熊。矜持的朱丽亚，变成了魔鬼，搂住他的腰，号叫着，快乐地哼着乐曲，仿佛在天堂。什维茨在灯光下，做着各种动作。她不再是教授，变成了一个荡妇。所有的东西，在情的作用下，都翻了个儿。当燃烧成灰烬时，两人瘫在床上，再也动不了。

“弟弟，你让我认识了性。”

“姐，我也是，你让我认识了女人。”

“你走吧，姐为自己的变化感到害怕。我感到这个东西比毒品更为厉害。你让我再生，也毁灭了我。我不怪你，上帝在制造我们的时候，就为我们设计了痛苦和快乐。它告诉我们，当你享受到快乐的时候，痛苦就伴随着你。这是劫数，我们在劫难逃啊！”她望着天花板，眼睛里含着泪水。

她有些后悔，破坏了内心的仰望。

“姐，你怪我？”

“不怪你，我怪我自己。”朱丽亚为他穿好衣服，拍了拍他的脸，送他出门。什维茨要说什么，她捂住了他的嘴，不让他说。她告诉他，我明天走，你不要再来了。他说好，我们再见。她说不要再见，我们分别，永远不再见。她吻着他，目送着他离开。

送走什维茨，她回到了房间。

朱丽亚毕竟 53 岁，经历的事情太多。冷静下来，她感到有些不对劲儿。哪里不对劲儿，她想不明白。但是，她还是收拾行李，离开了饭店，搬到了另外一个饭店住下，她决定，明天哪里也不要去了，免得发生意外。飞机是下午三点钟的，她决定，一点钟就去机场，在那里等着飞机起飞。

但是，她晚了，后悔已经没有用了。

早上八点，她还没有起来，服务生就敲开了她的门，告诉她，马上收

拾行李，有人找你。朱丽亚莫名其妙，不知道是什么事情。但是，她还是收拾好东西，跟着服务生来到另外一个房间。房间里坐着两个穿警服的人，一男一女，他们检查了她的护照，说有点问题，要她跟着他们走一趟。朱丽亚急了，说有什么问题，你告诉我，我去英国大使馆问问。

她要给商贸处杰瑞先生打电话，被拒绝。

汽车拉着她走了半个多小时，来到一幢四层的红色小楼。她被带进了一个房间，房间里，一位穿着优雅的男人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。跟着的一男一女没有进来，他们把门带上了。房门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男人大约有40来岁，很有风度，说一口流利的伦敦英语。他叫她朱丽亚教授，还亲自给她煮咖啡。

“朱丽亚教授，我知道你心里很急，你不用担心，只是有一点小事情，要耽搁你两天，我们给你改签了后天飞伦敦的机票。我们知道，你是一位职业的地质学家，对于地质，你是再熟悉不过的了。”

他把她带到另一个房间，那里有一个沙盘，是按英国国土比例1：15000做成的。他指着那个沙盘说，英国地矿资源较为丰富，主要有煤、铁、锡、石油、天然气和核能。北海大陆架石油蕴藏量约在40亿吨，天然气蕴藏量约在2000亿立方米。水资源极为丰富，森林覆盖率10%。你们是欧洲能源大国和矿产最丰富的国家。能源矿产资源比较充足，金属矿产资源稀缺，几种主要矿产的储量为：石油50.03亿桶，天然气7595.44亿立方米，煤25亿吨。煤需求量在下降，主要是计划增加利用天然气。在矿产品出口贸易中，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最多。钢铁工业所需铁矿石几乎100%依靠进口，铝、铜、镍、锌、钼生产原料100%依靠进口。

朱丽亚震惊。

“先生，我佩服你的专业知识，但是，这些东西跟你有关吗？我想不明白。”她坐下，冷静地端起咖啡，细细地呷着。她不相信对方能拿她做什么。

3

男人没有计较朱丽亚的态度，而是很友好地走上前，给杯子加了点咖啡。他看了她一眼，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放在膝上，“朱丽亚教授，我知道你认识伊万，我是他的同学米哈伊教授，让你受惊了。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们想请你把这沙盘中的矿产资源分布告诉我们，你就没事了。”

“米哈伊教授，你知道，我是英国公民，你说的事情，好像跟我没有关系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，我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告诉你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教授也好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也罢，我都不会说的。我不会做间谍，更不会背叛我的祖国。如果你们不送我回去，我将通知英国大使馆，让他们来处理，我想你不会把事情弄大吧。”她琢磨着对方的态度。她在想，他们是不会把这样一件事情公开化的。

“朱丽亚教授，我是学者，听不明白你的话。”他起身，朝她笑了笑，走到她身边，小声说，“你好自为之吧，我走了。”他没有解释，推门走了。

朱丽亚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处境。

“说吧，先生们，告诉我，你们是不是 KGB？我是不是落到了你们手里？除了答应你们，我还有选择吗？”她十分冷静地说着。

男人的英语十分标准，美国口音。

“对不起，朱丽亚教授，用这种方式把你请来，我感到抱歉。我向你赔不是。我们十分尊重你，当然是你的学识和为人，所以，我们将给你十二分礼遇。米哈伊教授已经说了，很简单的，我们就是想知道贵国的矿藏分布情况。我也知道，这件事情是保密的，否则，我们也用不着请你过来。对了，我还没有介绍我自己，我是卡卢亚中校，你刚才已经说了，我也不隐瞒你，我是 KGB 的人，T 处处长。”卡卢亚长相英俊，举止儒雅，英语流利，根本不像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，倒像一个上流社会的绅士。

朱丽亚当然没有心思欣赏这些。

“我想你……你还有牌没有打完吧？”

“教授，有的牌，还是不打为好。我们知道你的信仰，知道你的为人。你为了事业，至今没有结婚，我本人十分欣赏你。但是，我们都是为了一种事业而献身，原谅我对你不敬。我在计划这件事情时，做了多方面的考虑，如何让你感到不难堪，所以，你到这里来，没有任何人知道，你做完了，我们送你上飞机，我保证，我们不再找你麻烦。”卡卢亚语速很慢，说得很温柔，甚至脸上始终露出微笑的表情。

朱丽亚心凉到了底。

来之前，她的朋友安德逊劝了她多次，她就是不听。现在落入狼穴，给朋友打电话都不可能。她虽然对 KGB 了解不多，但是，这个组织在英国和欧洲，都是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。想到这里，她突然想起了什维茨。朱丽亚脑子不笨，只是被一种情左右着，脑子一片空白，现在清醒了，她这才想起了自己的艳遇，想起了什维茨。“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竟然会爱上了我？自己年轻的时候，都没有人喜欢我，说我长得老，现在……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听了甜蜜的话，我怎么就……”她埋怨起自己来。

她知道已经晚了。

“什维茨是你的饵？”

“难听了。教授，什么饵。我们国家，尊重人性的自由，性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，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。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让你享受性带给你的快乐。”他说得十分轻松，好像办了件好事似的。

“无耻！”

“对不起，请你原谅。”他再次道歉。

“先生，把相片拿出来吧。”

卡卢亚苦笑地摇了摇头，从包里拿出一叠她跟什维茨做爱的相片，她一看，让人作呕。这样的东西，如果让她的同事朋友看了，那么，她永远没有办法在上流社会待了。她不害怕死，她害怕活。如果那样活着，她情愿去死。她更知道，KGB 看准了她这一点。

“从现在到后天下午，还有两天时间，送我回饭店，我要考虑一下你们的要求。我希望你们不要打扰我。我是后天上午的飞机，后天早上起来，我就答复你。”她说得很冷静，口气十分轻松。

卡卢亚答应了。

“教授，不好听的话我还是要说的。不要有什么妄想。我们在你身边安排了人。你哪里也不能去，也去不了。除了吃饭，就是到红场溜达。当然，如果你需要什维茨，我可以安排。”他好像说着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，口气淡淡的。

“我不需要，我想一个人想想。”

“好，我们送你回去。”

卡卢亚喊了人进来，还是那一男一女。他们开着车，把朱丽亚送回了饭店。她一进房间，就把门关死了，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表情木然，眼睛发呆，一动不动，就像死了一样。

她想打电话，电话没有声音。

朱丽亚真的像只孤舟，在茫茫的大海上漂荡。她想哭，没有眼泪。她想死，找不到办法。她没有想到，什维茨是个这样的人。原本的梦被打碎，弥漫的彩虹不见了踪影。坚持了 53 年的女人，竟然失身于这样一个男人。她恨不得一下子死去。但是，她渴望着生，她是那样热爱着自己的事业，她有那么多好朋友。在地质学这个圈子里，她是那么受人尊敬。她还有父母、弟弟、妹妹，还有侄子侄女，还有学生，还有支持她的母校。

“接受卡卢亚的建议呢？”朱丽亚脑子刚刚有这样的想法，马上就有

